# 雙橋隨筆

五

楚邱詩也使堪輿果無據則隨方可宅衛文何必既升且望而且景哉詩人何獨據此以美之哉又曰文王遷豐武王遷鎬王業由之以大不然文武固愛民惜財者何忍為此勞傷事哉噫嘻翼脩之説公劉衛文二詩若此所論大武都豐都鎬之謀又若此其溺於世俗之見而誤窺聖人之心可謂甚矣余雖固陋請為子堅辨之令夫儒者之惡堪輿家豈以世之建都立邑構室為塋一切宜任運為之而絕不當有經營圖度之事參於其

物之皆善而歌之詠之非如後世之尋龍步脈所謂八
字四元荒唐謬妄之談可以致福利而庇子孫也翼修
又曰大王遷豐武王遷鎬王業由之以大云云果若斯
言是以周家八百年過歷之天下其得力全在於風水
而后稷以來積功累仁之效皆不足道矣況文武視民
如傷者也徒以欲大其王業而一旦不愛民不惜財至
於勞傷而不顧此與莽操之心腸何異且不聞南宮邊
子之折辛櫟乎見說苑至公篇曰昔武周之卜居成周也其命

肇跡乃後人推算之詞耳古公遷岐正高宗中興之年從何處可萌隗隧之心光武初念不過希作執金吾孟德亦止望作一司隷校尉耳況賢侯之克鍾聖子神孫而敢有非分之覬覦耶此言可証唐君之誤附錄於此漢書藝文志有道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陰陽二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神仙十家二百五卷似有取於異端邪說而然者然其論道家也曰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

為務則誕欺怪迂之文彌以益多非聖人之所以教也孔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其立論若此豈如後世之文人學士悖聖教而溺淫辭如飲狂藥而不知其醉者哉

古今所傳神鬼仙佛皆街談巷語道聽塗說之類當如坡公所謂姑妄言之姑妄聽之可也而世人好怪皆以為真如東方朔者班孟堅所謂滑稽之雄耳載其事於傳中最詳又慮後世之人之易惑也故傳後云世所傳

他事皆非也又賛後云朔之詼諧逢占射覆其事浮淺行於衆庶童兒牧豎莫不炫耀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故詳録焉讀孟堅此語知喜崇怪誕在當時已然至於後世而日甚如屠緯真儒家者流而其賛朔也亦有濯衣紫海食桃崑崙等論在他人又何足怪

世之鼓樓曰譙樓者謂門上為高樓以望也畫角之曲有三弄乃曹子建所撰初弄曰為君難為臣亦難難又

起

錫山王耐軒筆疇足以鍼砭物態時情甚為有益福清林公樞謂其句句皆切己條條皆實用誠處己接人之要道宗伯徐太室歸有園麈談漢陂外史謂其月旦人倫雌黄物理包籠連類取譬搜奇自著一家之書不經人道之語雅謔兼陳醇駁互見二書與眉公先生讀書鏡見聞録安得長者等集皆宜置之案頭時時諷誦勝於飽食煖衣空消白日者幾千萬倍也

也一爲繫絆則馴此收放心之說也穪爲人而不知學
使其心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其漸入於禽門獸行也宜
哉
余嘗謂北鄉項山之謬以爲項羽未嘗至於此然史遷
羽本紀中亦有從其季父項梁避仇吴中事吴中今之
湖州也相傳羽爲神於湖最烈後爲唐狄仁傑采訪江
南移檄毀其祠胙蠁遂絶
余性不喜談命而邇來姻友相聚輒以五星八字辯難

五雷大真人元都境萬壽帝君世宗爲有明英主而其所稱號比之唐宋二君尤爲可笑邪説之惑人蓋至於此

蜀岷州俗畏疫辛公義爲刺史知其地一人病闔家避之病者多死乃命皆輿置廳事暑月廳廊皆滿公義設榻晝夜處其間以秩祿具醫藥身自省問病者既愈召其親戚諭之曰生死有命豈能相染若能相染吾死久矣皆慚謝而去其後人有病者爭就使君其家親戚固

留始相慈愛風俗遂變

隋開皇十二年有司言府藏皆滿無所容積於廊廡於是更闢左藏以受之乃詔曰寧積於人無藏府庫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

范文正公讀書長白山僧舍日惟煮粟米二升作粥一器經宿遂凝以刀畫為四塊早飯取二塊斷虀十數莖醋汁半盂入少鹽暖而啗之如此者三年

蘇文忠自言平生有三不如人謂着棋吃酒唱曲也林

和靖亦自謂所不能者擔糞與着碁耳竊以爲蕪言果不謬而和靖之語未免近於狂

爲人取名及字號與題亭堂齋閣扁牓之類皆宜愼重不可易於下筆唐時有揚州帥欲作一書而未得名商於通判鮮于廣廣請立名曰逸居集有牛簽判者謂帥曰此是罵公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耳張士誠之名吳士人所取也有謂之者曰此罵公也士誠問故曰公不讀孟子乎有云士誠小人也非罵公而何兩人事有

中人之易惑抑至於此或孫勉子弟欲張先人有射鼉事而借魏公以實之亦未可知也

唐德宗初嗣位尚禮法諒闇中召韓王食馬齒羮不設鹽酪皇姨有寡居者持節入宮粧飾稍過帝見之極不悅異日如禮乃加敬焉

雙橋隨筆卷九

雙橋隨筆卷十

鳳縣知縣周召撰

唐明皇其初英明之主也至天寶以後但見神䰟惝怳終日做夢而已試一述之一山人王玄翼上言見玄元皇帝言寶山洞有妙寶真符命張均等求之一楊國忠奏有鳳凰見左藏屋一夢玄元皇帝云吾像在京城西南百餘里遣使求得之於盩厔迎置興慶宫一陳王府

參軍田同秀言玄元皇帝告以藏靈符在尹喜故宅遣
使求得之羣臣上表以寶符潛應年號請於尊號加天
寶二字一清河人崔以清言見玄元皇帝云藏符在武
城紫微山勑使往掘亦得之一謂宰臣朕於宫中為壇
為百姓祈福自草黄素置案上俄飛昇天聞空中語云
聖壽延長又煉藥成置壇上及夜欲収又聞空中語云
藥未須収此自守護羣臣表賀一云玄元皇帝降於華
清宫之朝元閣一太白山人李渾等上言見神人言金

星洞有玉版石記聖主福壽之符命王鉷求獲之一孫思邈廬峨嵋山閒鑾駕至蜀特來候謁求賜雄黃一羅公遠拄杖為橋請登月宮見仙女數百舞廣庭聽霓裳羽衣曲盖明皇之夢至馬嵬坡始覺世人之好神仙佛老者請細觀之庶免作癡人說夢

作文之法譬如城市閒物種種有之欲致而為我用有一物焉曰錢得錢則物皆為我用作文先有意則經史皆為我用此東坡教人作文法也

推賢揚善有後於漢文忠公推賢揚善之功一時元宰鉅卿多出其門非湯所敢望其萬一而無湯之罪令其後止有選人三數輩又最困天之報施有時而爽可為慨嘆云云以余觀之文忠公生平詆佛而其子棐奉釋氏最嚴手持數珠念唄聲不絶客至輙謝以持齋不見有子如是極反其父之所為可謂肯構肯穫者乎宜其後之不競也然有謂文忠在時棐即有是僻而亦未嘗禁止之也殊不可解公存日夫人已持齋奉佛家人多

士人應試當臨場之際皆擬主司必命之題而預為之甚有盡録他人舊作不改一字而獲售者昔晏元獻為童子時張文節薦之於朝召至闕下適御試進士即令公就試公一見試題曰臣十日前已作此賦賦草尚在乞別命題及為館職時天下無事許臣僚擇勝宴飲當時侍從文館士大夫為燕集以致市樓酒肆往往皆供帳為遊息之地公是時貧甚不能出獨家居與昆弟讀書二事聞於上眷注日深仁宗朝卒至大用

官職以僕射之榮加自天子而自視欲然畧不動意非
大受之器豈能如是世有少伸寸步而不能自持遂有
張皇無限者其度量相去何如也
不羞老圃秋容淡且看寒花晚節香韓魏公在北門重
陽詩也公嘗謂保初節易保晚節難故晚節事事尤著
力所立特全崔公孺韓魏公妻弟也公執政用監司非
其人則曰公居陶鎔之地宜法造化之心造化者以蛇
虎害人之物故置蛇於菹澤置虎於山林今公乃置於

通衢使為民害可乎公孺此語直捷痛快安得書之銓部堂中使司衡者時時聳聽耶

唐崔祐甫才能應變斷決朝事甚中機權神策軍使王駕鶴者典衛兵久權震内外帝將代之懼其變以問祐甫祐甫曰是無足慮即召駕鶴留語移時而代者白志貞已入軍中矣朱泚軍中貓鼠同乳表其瑞詔示宰相常衮衮率羣臣賀祐甫獨曰可弔不可賀詔使問狀對曰臣聞禮迎貓為其食田鼠以其為人去害雖細必録

貞觀開元之治焉

人之生育本於血氣血氣有盈與絀而子息之多寡難易以分焉非人力所能為也世人不察以為可以求而得於是有未有子而祈之神者有既有孕而又祈神轉而為男者有既生男而寄於僧道為乾兒以祈無災病者此皆惑之甚者也昔崔慎由晩年無子遇異浮屠以術求乃生湜字緇郎及為相其季父安潛唶曰吾父兄刻苦以持門户終為緇郎所壞後果如其言嗟乎藉於

僧而得子雖佳兒不足貴也況如湜之身屠宗滅者乎晉元帝生子普賜羣臣殷洪喬謝曰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臣無勲焉而猥須厚賚中宗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勲耶此雖戯語世之祈子與為人祈子者皆可以發一笑矣

明天順間桂廷珪者嘗館于門達家刻私印曰錦衣西席後松陵驛丞甘某洗馬江朝宗之壻印曰翰林東床一時傳笑以為的對

甘死如飴彼徒戟鬚眉者曷用哉余憐其遇欽其烈而恐其事之不傳也因記其畧以俟採風者

習尚之誤不獨晉人以清談廢務明之中葉士大夫喜參禪說更有甚焉蓋六經四子之義其事最實其理最明而一時論文講藝者必欲鑿以竺乾柱下之說謬妄虛浮茫無真際浸淫日久人心盡壞而天下之事隨之矣善夫艾千子之評儲紫虛君子戒慎一節文也曰湯霍林評云道只有不覩原無覩所道只有不聞原無聞

所於所不覩不聞常若有所謂覩有所謂聞則寂感並融能所雙遣更於何處説玄説禪如此評文真孔孟程朱之罪人也亦儲紫虛之罪人也不覩不聞即末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一意耳偽楞嚴拾晉人之清談為佛書以欺後世講道脊儒又拾偽佛書之唾餘以解聖賢之書如此題者真可恨也不覩而敬則凡覩之時可知矣不聞而畏則凡聞之時可知矣確然經傳何可指禪入評嗟乎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昔賢

曾言之矣其與吾道之不相洽也若氷炭然湯喜讀書冠進賢為時鉅宿而評語若是皆溺於一時之習而不覺形之口吻耳倘無明眼者力排其謬一往狂瀾孰為之砥東鄉數語有功於孔孟程朱者非淺真吾道之干城也

語水陸雯若評廣東蕭俊子一以貫之文云夫子生知尚自語好古敏求其教人也則以博文約禮又曰下學而上達自金溪只空理會一貫以為先立其大者其時